

# 紅樓夢

與清代女性文化

嚴明◎著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

嚴明 著

歷史與文化 08

## 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

---

作者／嚴明

執行編輯／謝靜雯

美術編輯／張淑慧

---

發行人／薛慶意

發行所／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5509 號

地址：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

電話：(886-2)2363-2866

傳真：(886-2)2363-2274

劃撥：1630104-7 洪有道帳戶

門市部／電話：(886-2)2736-2544

---

版次／2003 年 6 月 初版一刷

I S B N / 957-0420-84-7

---

定價 450 元

◀ 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序言

對於習慣了躁動不安、缺乏等待耐心的現代人來說，閱讀明清小說顯然要比讀明清史籍輕鬆得多，尤其是根據明清小說的精品而改編成的長長短短的電視連續劇，幾乎每部上映之後都是大受民眾的歡迎。這對學富五車的歷史學家來說真是有點「曲高和寡」的孤獨感，還有一點點無奈，那鮮活的歷史往往就是這般地在現代人的形形色色的「戲說」中被詮釋和傳承著。從明清小說發展的角度看這種情況倒是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為哪一部小說名著中不帶點兒「戲說」和「虛捏」的成分呢？古往今來，這天下萬事中真假、有無、虛實的關係，《紅樓夢》中早就給點撥得一清二楚了。不先認清這個「假」，哪能認識那個「真」呢？何況「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凡是帶著血淚之痕爬過蹉跎歲月、用真情真心閱讀過《紅樓夢》的讀者，大都會對「太虛幻境」石碑上的這副對聯頷首稱歎。可以說《水滸傳》是認識中國民眾心態的一面明鏡，《三國演義》是認識中國帝王心態的一面明鏡，《儒林外史》是認識中國文人的一面明鏡，這些鏡中表現出來的千奇百怪的現象實際上關係密切，因而可以認為都是中國社會大鏡子中的同一面，而這大鏡子的另一面，就是《紅樓夢》中所表現出來的女性世界了。

《紅樓夢》是迄今為止中國小說中的翹楚之作，顯然也是最難讀通看明白的一部。筆者從十八歲開始初讀，到今天也忘了到底讀過多少遍了，但仍有不少地方還是覺得看不太明白。要說體會倒也有不少，七、八年前曾將這些研讀體會

拉雜寫出，彙成了《紅樓釋夢》一書，可是近些年來不斷閱讀中最大的體會還是覺得「讀法」很重要。閱讀《紅樓夢》就有點像遊覽大觀園，人們很容易出現的是兩種遊法：一種是劉姥姥式的遊法，那是鄉下老婦眼中的大觀園；另一種是賈政式的遊法，那是庸官酸儒眼中的大觀園，顯然這兩種讀法讀出來的《紅樓夢》是會大大地失真變形的。筆者以為最爲自然也最令人賞心悅目的是賈府小姐姑娘們的遊園法，她們真情而來，任情而去，喜怒哀樂，皆發之天然。只有她們才是與大觀園真正地融爲一體的，大觀園也因爲有了她們的存在而成了一處人間樂土，她們是大觀園內的美麗精靈，也是《紅樓夢》的美麗靈魂。

「紅樓」是「金陵十二釵」的居所，其中既有對夢幻般美麗的激賞，更有對美麗如夢幻般消失的悲哀。《紅樓夢》就是通過刻畫一系列的女兒情的嬌美與女兒夢的幻滅，突顯出了人生存在的終極夢幻。作者筆下的這個「女兒國」中，彙集了中國古典女性之美的幾乎所有的類型，其對東方式女性美的描寫之豐富細膩，對女性悲劇命運的揭示之廣泛深刻，都達到了中國男權社會中的頂點。然而，作者並不是一位主張男女平等者，書中甄、賈寶玉所說的「女清男濁」論，很大程度上只是衰世覺醒者的某種「惜物」憫情，這從書中多處提及的「陰陽」觀念便可見其端倪。這種複雜的狀況正說明《紅樓夢》不僅是封建末世社會的產物，還是明末清初女性文化蓬勃興起之後的產物，更與作者在其充滿變遷與坎坷的一生中，與大江南北諸多女子交往的親身體驗密切相關。

正因如此，筆者近些年來把研讀《紅樓夢》與觀照明清女性文學及性別文學對照結合起來，並先後撰寫了《中國名

妓藝術史》、《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兩本書。而在本書中，則圍繞著清初女性的家庭生存及文化表現這一社會層面，對《紅樓夢》中的人物與情節從性別文學的角度加以重新審視，著重探討作者的女性觀，並多角度多層面地分析小說與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關係。

筆者近年來在大學多次以《紅樓夢》為題開設課程和講座，往往聽者踴躍，氣氛熱烈，令人感動。尤其是有不少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經常通過對話、辯論及寫作業的方式與筆者進行交流，對《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的關係進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討。他們的意見和觀點讓筆者經常感到震撼和得到啟發，愈覺後生可畏、紅學研究後繼有人。因此，本書也可以說是師生合作、共同切磋研讀《紅樓夢》的學術結晶。

嚴明

2003年4月18日於臺北外雙溪

# 目 錄

序言	
第一章	賈府的興衰之變.....1
第二章	《紅樓夢》的悲涼基調.....13
第三章	《紅樓夢》的性別意識 ——中國性別意識傳統.....27
第四章	《紅樓夢》對女性命運的思考.....41
第五章	從黛釵關係看《紅樓夢》的女性觀.....57
第六章	千紅一窟，萬豔同杯 ——金陵十二釵之婚姻分析.....85
第七章	鳳姐和寶釵婚姻的悲劇性.....97
第八章	庶出才女的悲劇.....111
第九章	嚴肅而沈痛的人間苦 ——金陵十二釵的寓意.....125
第十章	紅顏薄命皆爲情 ——林黛玉和尤三姐形象的比較.....141
第十一章	論《紅樓夢》中的殉情.....153
第十二章	千姿百態，紅樓女兒 ——《紅樓夢》女性形體美.....169
第十三章	曲徑通幽 ——《紅樓夢》中的女性心理描寫.....183
第十四章	《紅樓夢》的服飾美與女性性格.....197
第十五章	柳湘蓮與賈寶玉 ——女性眼中的男性正面形象.....213
第十六章	甄寶玉與賈寶玉的小說結構意義.....221
第十七章	《紅樓夢》女性人物散論.....235
第十八章	《紅樓夢》中的人物對話.....249
第十九章	《紅樓夢》語言的個性化.....263

第二十章	此時無聲勝有聲 ——論《紅樓夢》的寫景藝術 .....	279
第二十一章	《紅樓夢》的詩歌成就 .....	291
第二十二章	《紅樓夢》中的夢境分析 .....	303
第二十三章	《金瓶梅》與《紅樓夢》中的女子形象比較 .....	315
第二十四章	《紅樓夢》中休閒娛樂方式管窺 .....	327
第二十五章	佳園結構類天成 ——《紅樓夢》中的造園藝術 .....	343
第二十六章	《紅樓夢》與中國繪畫精神 .....	357
第二十七章	《紅樓夢》與戲曲藝術 .....	379
第二十八章	《紅樓夢》中的清客群體 .....	393
第二十九章	《紅樓夢》中的奴僕群體 .....	407
第三十章	《紅樓夢》美食趣談 .....	423
第三十一章	品味「大觀園」 .....	435
附錄	主要參考書目（版本資料及紅學論著） .....	449



## 第一章

---

# 賈府的興衰之變

曹雪芹有著大起大落的人生經歷。由榮華富貴的江寧織造府流落到荒涼冷漠的北京西山腳下，由錦衣玉食的紈袴生活淪落到食粥賒酒的窮困潦倒，這不同尋常遭遇使得他對人生世事有了深切的體驗，內心深處鬱結了沈痛的感情重負，這驅使他動筆寫下自己親身經歷的夢幻般的家事變遷和苦辣酸甜、五味俱全的人生體味。「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作者在「奈何天、傷懷月、寂寞時」進行的創作構思，自然會以自己的家庭和經歷做為素材。曹雪芹筆下的賈府無疑滲入了作者自己親身經歷的的愛與恨，這裏不僅有著對往昔浮華生活的追憶，更有對家庭衰落的惋惜和痛恨。無論是積極補天，抑或是消極避世都無法改變賈府衰落的命運，於是他只能把敗家的原因無可奈何地歸於「分離聚合皆前定」的宿命與天機。他對賈府的痛恨與無奈則表現在對賈府安享富貴尊榮的生活和一代不如一代子孫們的醜行暴露上，從而表現出了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緒。

小說一開始，作者藉賈雨村、林黛玉與冷子興三個不同人物的視角向讀者展示了賈府的基本情況。賈雨村看到了賈府的權勢與富貴，林黛玉看到了賈府的奢華和嚴謹，而冷子興則看到了賈府的本質與命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這時的賈府依然是鐘鳴鼎食之家、詩書翰墨之族，是京都一流富

貴之家。這種貴族的顯赫在秦可卿的喪事排場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可以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秦可卿之死和大出喪的描寫，是《紅樓夢》故事情節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它所產生的藝術效果是異常強烈和令人難忘的。從小說第十三回秦可卿喪音傳來之後，到第十五回秦氏之靈柩運往鐵檻寺，一件喪事用了三回的篇幅描寫，這樣的大潑筆墨在中國古代長篇小說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小說中寫道，秦氏死後停靈七七四十九日，賈府延請著名高僧一百單八人，打蘸洗冤業，超度亡魂，期間鼓樂喧天，哀聲遠播。賈珍爲了把兒媳的喪事辦得隆重風光，不僅花上千兩銀子買下萬年不壞的棺材板，而且又走後門爲兒子賈蓉捐了個「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的頭銜。到了送殯的這一天，這位賈府的重孫媳婦的葬禮竟然還驚動了京中「不可枚數」的王公貴族沿路設棚祭奠，接連一帶竟擺了三四里遠，真是好不氣派。正如小說中所寫：「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從小說的構思和情節結構上來看，第十四回秦可卿的大出喪的描寫，是與第十六回中建造「天上人間諸景皆備」的大觀園、第十八回賈元春省親「盛典」，一紅一白，互相呼應的。透過這紅白兩件大事的渲染描寫，不僅給人們一種賈府「盛世」之感，也讓人們預感賈府「衰敗」之憂。到第三十六回賈敬死時，賈府的氣勢已經衰弱，只有一個庸人尤氏在那裏張羅，「那邊榮府裏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姐妹，寶玉又不識事體，只得將外頭事物，暫托了幾個家裏二等管事的。」賈珍、賈蓉父子二人雖然在棺前哭泣，但一離開靈堂卻趕忙去與姨娘嬉笑調情。賈母是這個大家族的一家之尊，她死時的喪事又辦得如何呢？第一百一十回的回目是：「史太君壽終歸地府，王鳳姐力拙失人心」，喪事辦

得捉襟見肘，再也不見往昔的體面派勢了。將這幾件喪事稍加比較，清楚可見賈府每況愈下、家道中落的真實情景，這就生動而又深刻地描寫出了這個封建貴族之家由盛而衰的過程。

秦可卿之死，引出了王熙鳳協理寧國府，從而引出了賈府中這個至關重要的女性人物的施展才華。作者理解到在這高貴龐雜門第的結構中，鳳姐是根從屋頂直貫到地面的支柱。王熙鳳一生的命運正好伴隨著賈府整個衰落過程。在十二金釵中，沒有哪一個像她那樣與整個賈府的命運重合得那麼完整，那麼緊密，而每每在關鍵之處起著重要作用。鳳姐是以管家奶奶的身份出現的，在秦氏出喪和元春歸省的描寫中，充分展示了鳳姐的聰明和才幹，從而印證了秦氏托夢中稱讚她是「脂粉」堆裏的英雄，這一評語並非誇飾之辭。然而她的聰明和才幹一經和賈府的命運相結合，就難免不成為悲劇。第四十四回中描寫鳳姐過生日，偏逢著賈璉勾引鮑二家的媳婦並商議要咒她，一場混戰掃盡了她的得意。圍繞著王熙鳳陷入的種種矛盾，讀者看到的是賈府內部封建倫理秩序的崩潰。第五十三回寫賈珍、賈蓉與烏進孝的對話，點出了賈府的經濟困境。第五十四回中王熙鳳效斑衣戲彩，又使人感到淒涼氣味。接著在講笑話中，王熙鳳一連講了兩個「散了」的乏味故事，更使人感到賈府的「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日子已過去了。第五十五回探春理家，王熙鳳退居幕後，此時的王熙鳳即由最初的雄心勃勃變為「抽頭退步」。正如她對平兒所言：「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許多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背地裏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了老虎，雖然看破些，無奈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裏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是大事小事，仍是照著老祖宗手裏的規矩，卻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

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殆盡了。」這一段話從鳳姐口中說出，可見賈府無論從人倫上、經濟上的頹敗都是不可挽回的。乃至抄檢大觀園的時候，鳳姐因尤二姐之事已是眾叛親離，氣微力弱，她一生的事業也成了強弩之末，此時亦是賈府迅速崩潰之時。可以說王熙鳳一生的命運，正是作為檢測賈府從盛到衰過程的「體溫計」。

如果說鳳姐的幹練中還攪拌著殘忍，權謀中有太多的兩面三刀與見風使舵，在聰明伶俐中又少了高層次的文化修養，那麼，探春的濟世之才、高遠之志和高雅的文化修養，正好可以補救鳳姐身上的這些負面因素的影響。作者塑造的探春，不僅體現了他所認為的貴族年輕一代中的正面人物，而且體現了他對這些正面人物所寄予的希望。她不同於鳳姐的最突出的一點，是她尚能體察民情，因而得到輿論的支援。第五十六回「敏探春興利除宿弊」，就充分展示了探春的理家才能。作者透過探春、李紈與寶釵的三人組合，意欲給賈府製造一種中興的局面。然而結果卻是無論是節用，或者是興利，面對整個賈府的頹勢都只能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探春從姑娘們的開支中節省下來的幾百兩銀子卻還不夠賈府子弟的一次揮霍。同時，作者透過探春之口也將賈府內部尖銳的矛盾揭示出來。抄檢大觀園的過程中，探春怒言道：「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來個一敗塗地呢」。後又言道：「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都像烏雞眼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作者借探春之口揭示了賈府由盛而衰的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即內部矛盾的尖銳化，互相傾軋的人際

關係。無論是王熙鳳還是探春都無法拯救賈府的衰敗，可見賈府的衰敗是非人力所能制止的，這正是作者的無奈與感歎之處。

賈府的現實世界無疑是令人失望的，爲了尋求「心靈的避難所」，作者構建了賈府的理想世界——大觀園。大觀園裏有少女的歡樂，有真摯的友情與愛情，更有自由幸福的生活。入住大觀園的都是賈府中嬌貴的小姐，她們不僅有如花似玉的容貌，更有錦心繡口的才情與潔白無暇的品行。另有一個賈寶玉，雖是男兒之身，一生卻最愛冰清玉潔的女孩子，而厭惡世俗鬚眉濁物。大觀園裏的生活與牆外的現實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黛玉葬花，便是爲了這些落花不流到外部河流而遭污損，可見在作者心目中大觀園是賈府的一塊淨土。在這塊淨土上，她們可以盡情地宴飲、調笑、嬉戲、遊樂，也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識才、畫才、詩才、辯才。如在賈寶玉的生日宴會中，透過酒的生理刺激，在青春與生命激情的勃發與感染中，使每一位宴會參與者都沈醉於一種似夢似幻、自由灑脫的獨特氛圍之中，而暫時忘卻和擺脫了現實的種種規範。眾女兒陪著寶玉劃拳、喝酒，還唱小曲，最後竟至同榻而睡。這種完全無所顧忌、背離封建禮法的場景每每出現在大觀園中。另外，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院夜擬菊花題」的描寫中，作者把自己的多種才學，自然而合情合理地穿插在情節中。他爲不同的人做了諸多的不同格調的詩曲，而且必與人物的身份、性格相合，詩曲成了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大觀園中不僅有小姐的才情，更有丫頭高超的技藝，晴雯的病補孔雀裘便是很好的明證。大觀園中不僅有濃郁的詩情畫意，洋溢著鳥語花香的氣息，同時也有濃厚的世俗人情味兒。寶玉與黛玉的愛

情以及眾姐妹間濃厚的友誼便是在這裏形成的。「寶玉挨打」是小說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它驚動了賈府的家長，也引起了他們對大觀園的嚴重關注。在這一過程中，賈母、王夫人所表現出的親子之情，園中姐妹的關切和痛心，使我們看到賈府還有著濃厚的人情味。無怪於寶玉會突發癡想：「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也無歎息矣。」（第三十四回）張新之評曰「寫這種情種精深刻露」。寶黛愛情無疑是大觀園中孕育的一朵最美麗的花朵，也是作者寄託在賈府中的最優美的一份感情。正是在大觀園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中，才會有寶黛的共讀《西廂記》，才會有兩人的相互猜疑，相互試探，乃至相互表白愛情。至第三十四回，寶玉挨打後黛玉哭腫著眼去探望及後來的送帕題詩，標誌著寶黛愛情已在大觀園這一特殊的環境中逐漸成熟。

如果說，大觀園外是一個以「禮」為中心的世界，那麼大觀園的精神支柱則是「情」，它是寶玉和女兒們的精神樂園，他們在這裏結社聯詩、宴飲、嬉戲，充分展示著青春的活力，盡情呼吸著自由的空氣。但大觀園最終畢竟不是世外桃源，它也會時常遭到外界的侵擾，眾女兒終免不了死亡、離散、婚嫁和衰老。因此，大觀園的毀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最令人可悲的是，這種毀滅的過程還是相當短促的。

賈寶玉和眾姐妹搬入大觀園的第一個春天，發生了一件極富象徵意義的事情，即黛玉葬花；並出現了一首寓意深刻的長詩，即〈葬花詞〉。不言而喻，「葬花」是大觀園內女兒們悲劇的序曲，〈葬花詞〉則是為諸豔準備的輓歌。正如

甲戌本第二十七回後總評脂批所說：「埋香塚葬花乃諸豔歸源，〈葬花詞〉又系諸豔一偈也。」金釧之死和寶玉挨打是世俗社會毀滅大觀園諸豔的開始，大觀園中熱鬧歡快的景象由此被打破。其後，雖然有詠紅梅，啖腥膻、即景聯詩、雅製燈謎等群芳薈萃的繁華時刻，但不斷出現矛盾衝突。從趙姨娘大鬧怡紅院，到尤二姐賺入榮國府，世俗社會逐漸加劇了對大觀園的襲擾。在這種不祥氣氛中，賈寶玉迎來了他的十五歲生日，出現了「壽怡紅群芳開夜宴」的小型聯歡，諸豔盡歡而散。但從此，寶玉便一個接一個失去她們。

大觀園的第二個秋天，已是「悲涼之霧，遍披華林」。大觀園中發現了繡香囊，在王夫人的授意下，大觀園遭到抄檢。「紅消香斷」的悲劇自此拉開帷幕。「心比天高」的晴雯，因「風流靈巧」而遭人譏謗，落了個「俏丫鬢抱屈夭風流」；司棋因情被逐，自撞身亡；芳官等十二個女伶遭人陷害，被迫「斬情歸水月」。作為理想世界的大觀園在與現實世界的較量中是不堪一擊的，晴雯的死是寶黛愛情悲劇的先兆，這說明寶黛愛情是缺乏現實基礎的。具有詩人氣質且體質薄弱的林黛玉在賈府家長的心目中是不能勝任寶二奶奶的重任的，在那個父母長輩對子女擁有絕對主婚權的時代，寶黛愛情必然是以悲劇告終的。黛玉之死是續書中最精彩的片斷，應該說從黛玉一進賈府起，她所面臨的人際窘境和身體病況，以及愛情渴望與憂慮所形成的精神壓力已為她的死亡做著準備。及至她出現在寶玉祭奠晴雯時的芙蓉花叢中，這種準備即已完成。續書用了延綿三回的篇幅寫她精神的最後崩潰，在神志昏迷後反而激發出的清醒與迷惘、勇決與怯懦、癡愛與怨恨的複雜情緒，然後才讓她在「寶玉，寶玉，你好……」的呼喚聲中溘然而去。與此同時，寶玉對她的牽

念，寶釵出閣的反襯，都隨著那焚稿時的煙花和黛玉咯出的點點鮮血交織成悲愴不已的死亡圖景。可以說，無論是曹雪芹還是高鶚，都透過黛玉之死寄託了自身最深層的哀思，這是對美遭到最徹底毀滅之後的最揪心的悲哀。此後，賈府便走向了全面崩潰，大觀園亦是滿目淒涼，花木枯萎。

賈府的家長們以他們的方式，為這個家族做著他們認為應該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逼死晴雯，讓寶玉與寶釵結合等等。然而他們卻沒有意識到他們所作出的一切卻只能得到適得其反的效果。寶玉沒有成為賈府理想的接班人，因為賈府的中落是無法挽回，甚至他連對這個家的最後一絲留念也隨著大觀園的破敗而消失了，於是寶玉最終選擇了出走，離開這個曾經讓他歡喜讓他哀憂的家，離開擁有過青春快樂和失望無奈的家。正所謂：「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自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第五回·紅樓夢曲）

賈府的興衰之變不僅揮灑了作者的「一把辛酸淚」，更流露出了他對人生空幻的無限感傷。正所謂「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這種「色空觀念」伴隨著賈府由興至衰的整個過程。小說第五回通過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交待了人物的命運，從而演繹了一場紅樓之夢，這裏以夢的形式出現無疑表露了一種人生如夢的感歎。其後秦可卿臨終托夢亦說到：「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這幾句話出現在賈府建造大觀園、元春省親這樣烈火烹油的大喜事之前，無疑是作者的著意安排。作者通過



這種含悲的喜慶場面的描寫，向讀者預示賈府的命運與賈府中人物命運的悲劇結局。

如果說賈府的興衰之變，帶給作者的更多是對人生的慨歎與無奈，那麼通過兩百多年來的積澱，今天的讀者賦予它的是更多、更深廣的社會意義。《紅樓夢》是以十八世紀初的清朝為社會文化背景；通過賈府這個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的興衰之變作為反映當時社會群體及生活情狀的一面鏡子。在封建集權制度下，家庭在社會結構中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它是私有制經濟結構的基本單位，是封建意識和制度的體現物。賈府擁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它上通最高統治者的皇宮，榮國府的元春被選為妃子，日常交往的都是王公大人，金陵最有權勢的史、王、薛三大家族是賈家的姻親，從而形成了「一損皆損，一榮皆榮」的四大家族；而賈府下面經常走動的，還有寫窮親戚、莊頭佃戶、和尚道士、三姑六婆。除去這些社會關係，賈府本身就是複雜的社會各階層的集結體，主要包括兩類人：主子和奴才。主子與奴才又是異常的駁雜，有主子身份奴才地位的趙姨娘、周姨娘，又有奴才身份主子地位的賴嬖嬖、鴛鴦、平兒等。正因為這樣，現今的讀者把賈府當成廣泛反映社會生活的一個焦點，通過這個焦點去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也正是在這一點上，《紅樓夢》才被看著是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

小說的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曾被看作是小說的總綱，此說雖未被紅學界廣泛認可，然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一回的描寫是對當時社會的深刻反映。「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幾千年留下來的古訓，亦被大多數人視為天經地義、無可懷疑的準則。然而在《紅樓夢》所描寫的這一段公案中，作為兇手的薛蟠卻是「人命官